

1.

货币、经济理论与政策

1.1 导论

长期以来 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 以及来自货币领域的变动对整个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有的话),一直都是经济学中争论尤为激烈的焦点之一。

大部分经济理论与政策思考 在研究‘真实’经济变量的决定因素这一首要问题时 实际上都没有考虑货币,或者至少是将货币这一因素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上。例如,曾一度被誉为‘高等经济理论’之巅峰 Hahn,1983) 的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就是如此。20 世纪末,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时髦的研究领域,即所谓的“真实商业周期”(RBC)模型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 ;Snowdon and Vane,1997;Ryan and Mullineux,1997) 其名称就说明了这一现象。同样,新古典主义长期增长模型 (Jones,1998;Snowdon and Vane,1997) 不论其是否考虑了“内生性增长”(Romer,1986) 都倾向于将所有的注意力单纯放在诸如实物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及“知识”(即专业技能)的增长等非货币因素上。曾经有几个所谓‘凯恩斯经济学’的流派解释说 凯恩斯认为货币并不重要 而事实上 他们恰恰忽略了凯恩斯最著名的著作 其全称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

史密森 (Smithin,2000)曾经提到,不能将这种明显低估货币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所处地位的现象,简单地解读在近年来金融和支付体系中出现的科技创新的结果。固然,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开始讨论‘无现金的社会’、‘虚拟货币’等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但是很明显,这些变化都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改变。所谓无现金社会的含义是不使用

纸张和金属条块 而以电子支付技术取而代之。无现金的社会 并不是“无货币的”恰恰相反 所谓的“电子商务”其目的正是为了赚取货币 这与从前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项新的技术如果不能被用于传统意义下的支付 那么这项技术将不会被采用。

从正确理解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 正统的经济理论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倾向 即否认货币及货币因素在经济产出决定中的重要性,而我们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Keynes,1936)。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计算机问世以前很长的时间。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 (Smith,1776)、李嘉图 (Ricardo,1817) 及穆勒 (Mill,1848) 其经济思想的本质就在于 他们对之前重商主义者的缺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例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包括……金和银”(Smith,1776),而金和银正是重商主义者所处时代的货币。这种对货币作用的矫枉过正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正如道斯泰勒和马瑞斯 (Dostaler and Maris, 2000)所说,“正统经济学试图创建一种没有货币的科学”而每一个经济学家对于表达这一观点的口号与术语都驾轻就熟 如“货币中性”、“货币是面纱”等等。隐含在这些名词概念之下的观点就是认为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所谓“真实”商品与劳务的交换 而非金融资源的积累。在一本强调货币性失衡之重要性的著作中,伊格尔 (Yeager,1997)就曾提到:“在货币的面纱下 人们专业化于生产某些特定的商品和劳务 并以此与他人专业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进行交换。”目前 在大部分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的教科书和期刊文章中 这一命题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认同 因此很自然地就导致了这样的观点 即除了在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以外,货币对真实经济活动的演进无足轻重。而经济失衡无论多么严重都只可能是短期现象 因此 货币自然就不能对真实经济均衡产生长久的影响。

熊彼特 (Schumpeter,1954) 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分析史》中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 对经济思想史上的“真实分析”与“货币分析”做了重要区分 罗杰斯 (Rogers,1989) 也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研究。真实分析的重要假设是,经济过程中所有重要的现象都可以用真实商品与劳务的物物交换 以及它们在生产领域中的协作来进行分析。而在货币分析中 就业与产出都是以货币来计量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般而言 整个社会报酬结构的形成最终也将依赖货币收入与支出来实现。总而言之 货币、信用创造及取得金融资源的成本是整个经济运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 熊彼特所做的区分 意在指出从亚当·斯密以来 几乎所有主流经济理论都偏向于真实分析 而非货币分析。

1.2 凯恩斯‘货币化生产’的概念

凯恩斯‘关于产出的货币理论’是 20 世纪对传统真实分析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 (Dillard, 1988; Dimand, 1988; Rotheim, 1999) 不过就挑战传统的经济理论与政策而言这一理论最终只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Smithin, 1990, 1996)。

货币化生产的一般思想是, 自工业革命以来, 我们所处的经济体系, 就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 本质上也是一种货币体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公司, 只要他们想把自己的产品放上火车投入市场, 第一步就必须通过借款、出售股票或前期资本积累来获得必要的货币资源。继而发生的一系列生产性活动乃至商品与劳务销售的最终收益也都是用货币来计量与实现的。直觉告诉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并非无足轻重, 相反, 货币体系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这当中, 为取得生产所必需的货币性资源而付出的代价 (即利率) (Keynes, 1936) 尤其重要。

阿西马克鲍洛克斯 (Asimakopoulou, 1988) 提到凯恩斯在《通论》草稿的某一章中遗憾的是没有写人最后的定稿) 曾经对他称之为“合作经济”与“货币工资或企业家经济”的概念进行过有用的区分。前者包括了生产与流通领域的物物交换, 在生产过程中, 合作各方同意按事先商定的份额获得实际产出的一部分作为报酬。根据凯恩斯的说法, 在他所处的年代, 正统经济理论, 也就是他所说的“古典”理论的研究都局限于这类经济, 或者说即使象征性地考虑了货币因素, 也只不过是一种合作经济的翻版。而宣称货币无足轻重的现代理论基本上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假设前提之上的。然而, 在企业家经济中, 关键之处就在于, 那些用支付货币的方式来雇用生产要素的人决定着社会的生产与就业, 同时他们出售最终产品所得到的销售收入也是用货币来计量与支付的。凯恩斯认为, 较之于物物交换的合作经济, 这种经济形态才更好地描述了现实经济的状况。在企业家经济中, 产出与就业将取决于对货币收入与货币成本的相对预期。也就是说, 货币因素将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说, 货币性因素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决定因素进入经济体系”。

① 凯恩斯 (Keynes, 1936) 承认, 使用这一术语有些“不当”, 因为他将边际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 [如门格尔 (Menger)、杰文斯 (Jevons)、马歇尔 (Marshall) 及瓦尔拉斯 (Walras)] 和真正的古典经济学家 [斯密 (Smith)、李嘉图 (Ricardo)、穆勒 (Mill) 等] 都包括在这一术语中。不过在货币经济学背景下, 凯恩斯的这种归类要比在一般经济理论环境中更具辩护能力。因为在货币领域中, 这些流派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连续性, 尤其是他们对自然利率理论所做的各种变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尽管支付体系正在不断计算机化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要求这些四分之三世纪以前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今天 21 世纪的社会经济。今天的经济评论员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不断涌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新经济现象(这种新现象每 3~4 年就会出现一次)。的确,科技的迅猛发展从一开始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标志,而且也是其自身的‘永久性’特征。因而 无论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 还是社会所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范围等来看,有形的经济结构都是无时不刻不在变化着的。然而,由凯恩斯提出的基本社会结构,也就是用货币来衡量的生产、销售与积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依然清晰可见,如同凯恩斯时代以前的数世纪一样。换句话说,货币因素本身就是维持历史连续性的重要因素,这也使得一种真正的宏观经济理论 Fletcher, 2000; Smithing 即将出版 成为可能,并且能够在相当长的不同时期中保持其广泛的适用性。

1.3 历史的教训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日趋衰微 正统理论的影响又无处不在 但是 历史资料表明,货币中性的观点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真实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总是伴随着相似的货币危机与崩溃,以及货币政策的扭曲与转变。不仅如此,每个时代所产生的许多重要政治争端都与货币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也就是政治家们与评论家们本能地赋予货币因素极端重要性的原因。例如,100 多年前的 19 世纪末 美国经济发生衰退 大萧条的起源),1896 年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尔在其著名的题为“金十字架”的演说中,就将衰退归咎于金本位制度 Galbraith, 1987; Mankiw, 1992)①。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更具灾难性的大萧条中,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银行危机的争论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 (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Friedman and Friedman, 1980; Temin, 1976, 1989)。无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现象,80 年代的‘货币主义实验’与大规模失业的重现 Smithin, 1990, 1996) 还是 90 年代不断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 (Grieve-Smith and Michie, 1999; Soros, 1998) 相似的货币问题都成了争论的中心。而且 如果货币无用的观点成立,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对货币的控制与生产一直以来都是强烈的政治争论的主题。为什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即不受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的制约 对于金

在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曼昆 (Mankiw, 1992) 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察结果,即著名的童话故事《绿野仙踪》最初其实是对美国货币历史上这一事件的政治讽喻,“黄砖大道”指的就是金本位制度。

融利益集团来说是如此重要？为什么华尔街或其他任何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如此重视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主席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每一句话？目前，大部分欧盟国家使用单一货币‘欧元’，的行动正在一片争论声中进行着（Smithin and Smithin, 1998; Parguez, 1999），而这一社会实验的重要意义究竟何在？以及类似的，对建立货币联盟或世界上其他国家货币‘美元化’问题的讨论都有什么意义？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希克斯（Hicks, 1967）认为：“尽管在其他经济理论中，有时会忽略现实的经济现象，但货币理论与经济现实却是密不可分的。经济的理论不一定从属于社会经济历史，但货币理论却从属于货币的历史。……货币理论总是产生于发生货币失调的时候。”希克斯（Hicks, 1983）还以凯恩斯的著作为例，将理论著作描述为“与我们这个时代（希克斯所处的时代）发生的货币革命相对应的知识产物”意在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随后就产生了关于选择何种新货币制度的争执。这一理论探讨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而且必将持续下去。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货币在真实世界的经济、政治问题中所处的中心地位，20 世纪的经济领域才会有如此众多的风云人物，包括凯恩斯、希克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货币与货币现象的研究上。也许他们中一些人的研究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文中熊彼特所定义的真实分析上，而非货币分析上，但是他们对于货币研究的贡献仍然是卓著的。如果现实经济真的能够在所谓的合作的、物物交换的基础上顺利运行，那么他们在研究货币作用上所付出的努力就毫无必要了。

同样，除了上面所说的职业经济学家外，一代又一代的‘货币改革家’和彻底的‘货币狂热者’（Clark, 1989）也本能地意识到了货币的重要性。这些狂热者甚至还提出了这种或那种解决货币问题的万能药方。一个人的怪念头可能也就是另一个人大胆的异端学说（Keynes, 1936）。凯恩斯的论敌罗伯逊（Robertson, 1940）见多识广且善于思辨，他曾经这样评价这些标榜为货币改革家的人：

要讥讽这些行为是很容易的，而要准确地看出他们的错误所在却决非易事。有实际经验的银行家们隐约意识到这些货币狂热者所提出的方案对整个社会是危险的。因此，银行家们自然要维护那些坚不可摧的传统和已被接受的实践，或者至少要维护那些他们自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东西。而那些愿意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学生却不会向盲目的保守主义寻求庇护以远离这些‘危险的’创新（一个这样的学生）……必须用一种公平的眼光来看待与评价改革者的方案和已经建立的制度。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一套货币理论——它能够批判地分析在现代银行制度下，货币创造过程的实质与结果。

这段话本身就是很有道理的格言。不管罗伯逊本人最终对货币持何种观点 (Fletcher, 2000)^①，但是它的确向当今的货币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有待于完成的任务。

1.4 货币主义的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诞生了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货币学派”，它们将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放在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并且在此期间对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该学派的成就在于当经济研究对货币的兴趣普遍处于低谷时，它却将经济学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这一点我们将在第 3 章中详细解说。但是，货币主义本身在最后的分析中究竟有没有能够重建“货币具有重要性”这一观点，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用熊彼特的术语来说就是，尽管货币主义清楚地将货币作为研究对象，但它仍然是从实际分析而非货币分析的立场出发的。

在货币主义的模型中，货币数量是既定的，原则上可以由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外生地决定。货币数量的改变也许会对真实经济变量产生短期或暂时的影响，但只有对名义价格的影响才是惟一持久的。认识到货币的短期非中性，比如由于名义刚性或预期错误，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真实世界中那些货币扰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提供部分解释。但是在长期，从纯理论的角度上来说，货币主义者所描述的经济体系，只不过是凯恩斯所说的合作的物物交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无论货币体系是否存在，真实经济的产出都不受影响。尤其是该模型假定存在“自然利率”与“自然失业率”，它们在长期内只由真实因素决定，而不受人造的货币数量变化的影响。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 (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1982) 等经济学家将短期货币非中性与长期货币中性相结合，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等历史事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释。他们谴责美国中央银行对 30 年代大规模失业与“二战”后的通货膨胀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他们所使用的经济模型，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仍然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变量诸如真实利率、真实经济增长等，都是由独立于货币因素以外的变量所决定的。

弗莱彻 (Fletcher, 2000) 总结道：罗伯逊本人的立场最终还是更接近现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而不是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

1.5 货币经济学中的若干重要论题

这一节将讨论为什么货币主义模型没有能提供一套纯正的包含货币的生产理论，这样做将有助于廓清现存于货币经济学中的许多争论不休的重大论题，这些论题有些自古就有，有些则是现代的产物。在讨论的开始明确每一个这样的论题是有益的。

第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货币与信用的社会建构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是怎样再生，又是怎样维持下来的。这个问题又与另一个普遍的历史逻辑联系在一起，即资本主义制度，这里是指为了在市场上出售尤其是为了获得货币性补偿而进行生产的基本概念，是怎样开始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的。在正统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想当然的，它们或多或少都袭取了门格尔 (Menger, 1892) 的观点，即“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货币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市场。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货币的思想或者观念才是起点，也就是说市场产生于货币而非相反。换句话说，“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 (Ingham, 1996, 2000, 2001) 包括记账货币、价格表、信用等等，其本身就是市场交换与货币化生产的前提条件。大家马上就会发现，争论中的许多纯分析性问题实际上都与预先所采取的立场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正如鲍格雷恩与赛卡雷西娅 (Bougrine and Seccareccia, 2001) 所说，“关于货币含义的争论产生了宏观经济学中对立的政策”。因此，这些基本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在一般的教科书中这些问题通常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接下来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是如何投入经济的，或者说货币是怎样被创造，又是怎样消失的。用现今的行话来说，这就是关于“外生”与“内生”货币的争论。货币数量是应该由中央银行之类的机构外生地决定且保持不变，还是更应该被视作一个内生变量，随着金融机构信用的扩张或收缩而改变其数量。在现代“信用经济”中，统计意义上的货币供给主要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自银行机构出现以来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货币主义者持货币外生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在一个发达的信用经济中，通过所谓的“货币乘数”来联系基础货币与统计意义上的货币总量，中央银行仍然可以控制货币供给的数量。但是，近来内生货币的分析方法又开始明显复苏，尤其在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那里，如后凯恩斯学派、环流学派成员及新货币法定论者 (Kaldor, 1986; Moore, 1988; Granziani, 1990; Lavoie, 1992; Nell and Deleplace, 1996; Rochon, 1999; Parguez and Seccareccia, 2000; Wray, 1998, 2000)。这种观点认为，对货币

的控制只能是间接的，比如说通过利率的改变等途径来实现。

另一个无处不在的论题就是利率的决定问题。这也是货币经济学中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而且从某种观点上来看，这也许是最关键的问题。在职业经济学家中（如同货币主义的理论一样）最流行的一个假说就是：利率基本上由货币体系外的真实力量（如物质）资本的供求等决定。这就是自然利率理论的教义，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整个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历史中。然而，一旦作了这样的假设，就等于排除了关于货币变化是否能够对真实经济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的争论。根据自然利率的定义，货币变化对真实经济没有持久影响。如果货币确实能影响通货膨胀，那么货币自然也能对名义利率，简单来说就是包括通货膨胀溢价的利率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上述假设，货币变化不能对“真实”（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产生影响，因此也就不存在货币变化对真实经济变量会产生任何长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一个经济模型承认自然利率的存在，根据前文所下的定义，这就意味着该模型所作的不是货币分析，而是真实分析。但是，也存在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真实利率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必须据此做出调整，以适应由货币体系确定的利率，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货币政策的争论所产生的就不再是先前的结论。货币与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非中性的，也就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货币分析。秉承这一研究路径的基本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一般教科书都将这一理论简单地归入货币需求理论，但准确地说，将它列入利率决定理论的一种可能更为恰当。第二种是“货币的利率理论”，其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认为利率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行政性地或政治性地决定的。这后一种观点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内生性货币观念复苏的产物。

显然，利率的决定问题与什么才是合适的货币控制变量，以及什么才是最恰当的“货币政策规则”（Walsh, 1998; Taylor, 1993, 1999）的争论高度相关。这也正是我们将要继续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论题。我们已经说过，货币主义赞成根据统计意义上的定义，直接控制货币供给或基础货币的增长率。而且在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也都假定“M”即“货币供给”为外生的货币政策变量。而在实践中，不论是20世纪末货币主义鼎盛期之前还是以后，中央银行真正采用的主要货币控制工具都是某种短期利率（Goodhart, 1989; B. Friedman, 2000）^①。这样，现实问题与正统文献及利率应该决定于实物经济的各种预想不能相符，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凯恩斯（Keynes, 1930）在其著名的《思想的

^① IMF(2001) 在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明确区分了每个主权国家的“政策相关性”利率。通常来看，短期利率对政策相关性利率的反映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接近程度。

三个标准》一文中，在对银行利率政策进行论述时就预见到了部分此类问题。利率的改变，究竟只是控制货币供给及汇率的一个间接手段，抑或其本身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利率与整个金融体系中其他各种利率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央银行可以影响真实利率还是仅能对名义利率产生影响？等等。如上文所说，如果我们已经认定“真实的”利率由中央银行政策之外的因素决定，那么就必须对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与假想中的自然利率加以区分，并对基于这种差异所做出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如果采用相反的观点，那么凯恩斯认为利率政策具有‘独立影响力’的观点就将成立。

最后一个要讨论的重要的货币问题就是货币变量。不管如何对其进行定义，它的改变对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许多竞争性的观点。货币变量的改变如何影响产出与就业及其增长率、通货膨胀、真实工资、利润、汇率、国际收支平衡表等。对这些问题所持的各种观点将又一次取决于对以下问题的不同看法：货币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自然利率是否存在，利率和基础货币哪一个是与经济具有更强相关性的货币控制变量。而这些观点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就在于，货币因素是否能够对真实变量产生持久的影响，不同的观点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假设。至于货币在短期内或暂时性的影响，虽然不是绝对的，但通常都能被大部分观点所承认和接受。

如果一开始就假定货币因素不能持久地影响其他经济变量，那么很显然，最基本的问题就已得到解决，而无需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正统理论通常都持这种观点。但是，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货币问题总是如此频繁地成为现实世界中政治争论的前奏，而不仅仅发生在讨论通货膨胀与货币之间关系的场合。如果认为货币最终是中性的，那么对真实的货币问题做出一致解释的惟一途径就是根据货币主义（或马歇尔学派）对“短期”与“长期”所作的区分来构建一个具有高度弹性的理论框架。这个短期的实际长度必须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使得任何特定历史事件中需要得到解释的所有经济现象都可以被包含在这个短期中。

1.6 本书的框架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第2章“对货币的本质与职能的重新考察”基本上与教科书中关于该论题的章节内容相一致。但同时也要求读者，尤其是在了解了前文所述的关于货币作用的基本论争之后，对这一问题投入新的注意力，但那种认为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将使得‘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与交换可以通过‘一套精密的物物交换系统’来进行，而

不再需要诉诸货币交换的观点仍然是难以被接受的, 尽管过去确实存在过非货币性的物物交换系统。相反 货币化生产合乎逻辑地需要一些特殊的货币性资产 这些特殊货币性资产 既可以作为价值标准(记账单位)又是最终的支付手段(最终结算手段),但是 这样的货币性资产不一定要与某种实物商品相对应, 其供应量也并非一定要被外生地固定。这些都考虑到了货币经济的显著特征。

第 3 章将继续对“货币主义与货币数量说”进行讨论与批判 该理论在目前对货币事务与货币问题的研究方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第 4 章“短期非中性、名义刚性、错觉及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将采用相似的批判方法 讨论充斥在主流教科书中的、涉及货币变动与真实经济关系的材料。第 5 章将讨论“真实票据原理 钉住利率及内生货币”并就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对货币数量论方法的修正或其他不同的理论进行研究。

第 6 章“货币、利率与产出”直接切入对利率决定问题的争议 并着重讨论“真实”利率究竟是一种“真实的”还是货币的现象 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政策变量由货币当局控制。第 7 章“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模型”意在提供另一种方法来解释货币经济中出现的许多关键问题。在该模型中 中央银行的政策为贯穿整个系统的真实利率制定了标准, 在这个利率上 货币供给内生地自动调节 以适应社会的信用需求。因此 中央银行政策的变化对产出的增长和通货膨胀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一来,“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所隐含的政策主张 即中央银行可以在不影响真实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任何希望的通胀率 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 总需求管理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是富有成效的 而不是像当代正统宏观经济学所说的仅对短期的经济产出有影响。

第 8 章“国际经济与各种汇率制度”主要是关于国际经济中各种竞争性货币体系的讨论 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本书的分析内容。比如 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对于保护单个国家的利益是最有效的 在当代全球经济条件下 单个的国家或地区是否有可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或者相反 即采用固定汇率制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 完全放弃独立的货币主权而使用地区或全球性的单一货币是否可行或有益。第 9 章“通货膨胀与经济”将探讨表面上对通货膨胀极度关切的态度背后的原因 而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现实世界中众多货币政策的产生。经济学家们发现 由于不能准确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 因而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对通货膨胀极度恐慌的根源所在, 但正是这种恐惧时常驱使着许多中央银行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做出政策反应。尤其是将通货膨胀对真实经济产生的破坏与那些被错误定义的通胀成本进行比较时 就会更加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这种破坏效应似乎是在为治疗通货膨胀而设计的货币政策付诸实践之后紧跟而来的。

最后一章即第 10 章 则是一些“结束语”。

参考文献

- Asimakopoulou, A. (1988), 'The 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 and the share economy: some early drafts of the *General Theory*', in O. F. Hamouda and J. Smithin (eds), *Keynes and Public Policy after Fifty Years*, vol. 2, *Theories and Method*,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 Bougrine, H. and M. Seccareccia (2001), 'The monetary role of tax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Montreal, June.
- Clark, D. (1989), 'Monetary cranks',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Dillard, D. (1988), 'The barter illusion in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4, 299—318.
- Dimand, R. W.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Keynes's theory of employment', in O. F. Hamouda and J. Smithin (eds), *Keynes and Public Policy after Fifty Years*, vol. 1, *Economics and Policy*,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 Dostaler, G. and B. Maris (2000), 'Dr. Freud and Mr. Keynes on money and capitalism', in J.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 Fletcher, G. (2000), *Understanding Dennis Robertson: The Man and his Work*,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 Friedman, B. M. (2000), 'The role of interest rates in Federal Reserve policymaking', NBER Working Paper 8047, December.
- Friedman, M. and R. Friedman (1980),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Friedman, M. and A. J. Schwart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2),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Their Relation to Income,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1867—19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lbraith, J. K. (1987),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oodhart, C. A. E. (1989), 'Monetary base',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2002), 'The endogeneity of money', in P. Arestis, M. Desai and S. Dow (eds), *Money, Macroeconomics and Keynes: Essays in Honour of Victoria Chick*, London; Routledge.
- Graziani, A. (1990), 'The theory of the monetary circuit',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24, 7—36.
- Grieve-Smith, J. and J. Michie (eds) (1999), *Global Instabil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 Hahn, F. (1983), *Money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icks, J. R. (1967), 'Monetary theory and history: an attempt at perspective', in *Critical Essays in*

- Monetary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3), ‘The Keynes centenary: a skeptical follower’, *The Economist*, 18 June.
- IMF (200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May.
- Ingham, G. (1996), ‘Money is a social relatio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4, 243–75.
- (2000), ‘Babylonian madness: o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origins of money’, in J.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 (2001), ‘New monetary spa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ECD conference, ‘The Future of Money’, Luxembourg, July.
- Jones, C. I.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 W. Norton.
- Kaldor, N. (1986),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ynes, J. M. (1930), *A Treatise on Money*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Kydland, F. E. and E. C. Prescott (1982),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50, 1345–70.
- Lavoie, M. (1992), *Foundations of Post - Keynesian Economic Analysis*,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 Mankiw, N. G. (1992), *Macroeconomics*,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 Menger, C. (1892), ‘On the origin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2, 239–55.
- Mill, J. S. (1987[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W. Ashle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Moore, B. J. (1988),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ll, E. J. and G. Deleplace (eds) (1996), *Money in Motion: The Post Keynesian and Circulation Approaches*, London: Macmillan.
- Parguez, A. (1999), ‘The expected failure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and Economic Union: a false money against the real economy’,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5, 63–76.
- and M. Seccareccia (2000), ‘The credit theory of money: the monetary circuit approach’, in J.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 Ricardo, D. (1973[1817]),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D. Winch, London: J. M. Dent & Sons.
- Robertson, D. (1940),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London: P. S. King & Son.
- Rochon, L-P. (1999), *Credit, Money and Production*,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 Rogers, C. (1989), *Money, Interest and Capital: A Study in the 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37.
- Rotheim, R. (1999),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realist philosoph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2, 71–103.
- Ryan, C. and A. W. Mullineux (1997), 'The ups and downs of modern business cycle theory', in B. Snowdon and H. R. Vane (eds),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Lyme, US: Edward Elgar.
- Schumpeter, J. A. (1994[1954]),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A. (1981[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ed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 Smithin, H. and J. Smithin (1998), 'Spolecna mena: nove moznosti, nebo hrozba?' (The single currency: new opportunities or a threat?), *Nový domov* (Toronto), 25, August.
- Smithin, J. (1990), *Macroeconomics After Thatcher and Reagan: The Conservative Policy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 (1996),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The Revenge of the Rentiers and the Threat to Prosperity*,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 (2000), 'What is money? Introduction', in J.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 (forthcoming), 'Macroeconomic theory, (critical) realism, and capitalism', in P. A. Lewis (ed.), *Transforming Economics: Perspectives on the Critical Realist Project*, London: Routledge.
- Snowdon, B. and H. R. Vane (1997), 'To stabilize or not to stabilize: is that the question?', in B. Snowdon and H. R. Vane (eds),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Lyme, US: Edward Elgar.
- Soros, G.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Taylor, J. B. (1993),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 195–214.
- (ed.) (1999), *Monetary Policy Ru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emin, P. (1976),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Norton.
- (1989),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alsh, C. E. (1998),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ray, L. R. (1998), *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 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Cheltenham, UK and Lyme, US: Edward Elgar.

——(2000), ‘Modern money’, in J.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Yeager, L. B. (1997), *The Fluttering Veil: Essays on Monetary Disequilibrium*, ed. G. Selgi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

对货币的本质与职能的重新考察

2.1 导论

货币银行学的标准教材总是无一例外地安排这样一章 其标题与我们这里的相似 内容主要是根据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来给货币下一个定义。由于任何基于归纳法的经验性定义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给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是相当有必要的。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与地点，很多实物商品和金融资产都曾经被当作货币来使用。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很少参与其中的人，也明显感到了支付系统的迅速进步。这也给那些想要估算货币需求的计量经济学家和希望根据某种武断定义的货币总量来实施货币政策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困难。传统的教科书往往能罗列出一长串物品，它们都曾经（一时地或反复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担任过当时的货币。从古代随处可见的耕牛和贝壳 美洲殖民地的烟草 西太平洋 Uap 岛上的石头货币，到金银等贵金属铸成的硬币 银行券与银行存款 不可兑换的纸币 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债等 再到今天的“e—货币（“电子货币”）^①，所涉及的实物商品和金融资产的种类十分宽泛。

货币形态的不断演化给其定义带来了困难，而根据货币的职能来定义货币则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原则上来说，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候，货币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在现实中执行着货币职能的全部金融资产与商品的一个子集。通常认为货币有三个主要职

① 比如，参见宾汉默和塞弗顿（Binhammer and Sephton, 2001）。

设想是受了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经济体系的启发，而以瓦尔拉斯体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正在不断地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其推动力是现代科技的进步，它使得纯交换的记账系统成为可能。在这一系统中，“真实”交易的惟一对应物是某种计算机化的记账形式，用以记录财富的转移情况（McCallum, 1985）。显然，当我们企图确定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时，我们已经对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预先设定了一个特定的答案。

教科书中三位一体式的方法所带来的另一个（相关的）缺点是它诱使人们忽略了现实货币体系中存在着的等级制度这一特征（Bell, 2001）。也就是说，即使一个货币体系中可能存在多种交换媒介，也必然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资产，在既定的社会背景下明确地充当着最终的结算手段。这种资产类似于主流文献中的“基础货币”，在货币法定主义或货币国定说中又被称为“计价”（valuata）货币（Wray, 1998）。道与史密森（Dow and Smithin, 1999）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等级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货币化生产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即使现实中存在着许多种交换中介，但其中必须有一种资产集最终支付职能和记账单位职能于一身。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才可以认为，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花费许多周折并最终让它在市场上出售是可行的。

从以上提到的这些难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仅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对货币职能进行简单的分类，还远不足以解释“货币经济”（Keynes, 1936）的运行与其他各种经济形式的区别。也就是说，这种分类并没有告诉我们货币的存在与否对经济运行究竟有没有影响。

关于这个更基础的问题，粗略地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Schumpeter, 1954; Goodhart, 1998; Ingham, 1996, 2000, 2001; Smithin, 2000）。第一种观点可以说是“隐含的主流观点”的某种表述，它强调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职能，宣称货币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完善和改进物物交换在技术上的低效率。关于这一观点的阐述通常引用的都是门格尔（Menger, 1892）的经典著作，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在琼斯（Jones, 1976）、清泷与怀特（Kiyotaki and Wright, 1989, 1993）的著作中以及每一本教科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根据这一观点，货币的出现必然很可能使经济系统发生一些改变，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效率。但是，一旦货币出现后，接下来货币变量的变化对基本物物交换的比率就再没有影响了。因此，整个分析方法与货币中性、货币面纱观、自然利率及货币数量固定等概念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方法导致了这一系列概念的产生。简单地说，根据熊彼特的区分，这种观点的直接结果将是“真实”的而非“货币”的分析。

另一种主要观点在货币制度的发展问题上，可能采用了更为纯正的社会历史方法。它主要强调了英格汉姆（Ingham, 1996）所说的货币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根据此观点，